城市文明 大众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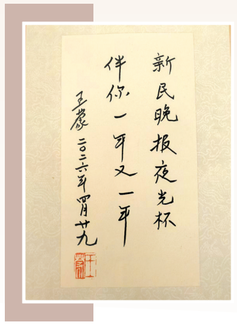
夜光杯 创刊80周年 夜光杯 1946–2026

2026年4月30日/星期四
本版编辑/刘松明 吴南瑶 金 晖
本版视觉/郭晓艳

老牌子亲和友好，有向心力凝聚

王蒙

作家、文化部原部长、“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新民晚报《夜光杯》给人一种亲和友好的感觉。大部分文章，有种循循善诱的态度和谈心的感觉，这是一种正面的感觉，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感觉。

其次，它显得更轻松，题材比较广泛，什么话题都有。有非常重要的人物的重要事件的回顾，也有些边边角角的，但从中也看出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有一种稳定性，有一种充实的人生内容。

有一点感到骄傲的是，《夜光杯》创刊80年前的那个时候，我已经12岁了，已经有能力读《夜光杯》了，其他在座的同志，我暂时还没有发现比我年龄更大的。

新民晚报的历史没有丢，《夜光杯》的老牌子没有丢，这种老牌子让人感觉非常的亲切。

正因为这样，30多年以前，在诗人朋友邵燕祥的怂恿下，我积极给新民晚报投稿，给严建平先生写信，然后就被接受成为新民晚报的一个作者了。

另外，十几年来，我每年都有一个年末盘点，也都是刊发在新民晚报上。一提新民晚报，一提《夜光杯》，就有亲近的感觉。不是我要套近乎，这是非常真实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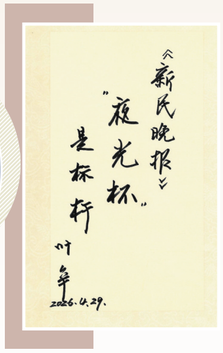
如果说有什么期待，我是觉得老牌子非常重要，新质生产力也非常重要。我希望新民晚报《夜光杯》，也还要不断出现一些新话题。

感谢新民晚报对我的培养和帮助，同时祝福新民晚报越办越好。

这盏灯温暖作者，也亮在读者心上

叶辛

作家



《夜光杯》是新民晚报的副刊，也是报界有名的副刊，不少读者把《夜光杯》比喻为照亮读者心灵的一盏灯。这不仅是个形象的比喻，还道出了读者对《夜光杯》的真心和感情。

《夜光杯》这盏灯，始终在新民晚报几代读者尤其是中老年读者心头挂着，不少上海读者对我说过，每天收到晚报，第一时间就翻开《夜光杯》看看，《夜光杯》时常有名家所说的家常话，还有很多普通人写的小散文和随笔，文章都不长，却不仅好读，而且耐读，还别有一番味道。还有的读者对我说，看看《夜光杯》，会会老朋友，见见老面孔。我问他，你有不少作者朋友吗？他连连摆手说：“哪里哪里，我就是经常在夜光杯》上读到他们精彩的文章，读过几篇，就把名字记住了，再次读到，就觉得他是老朋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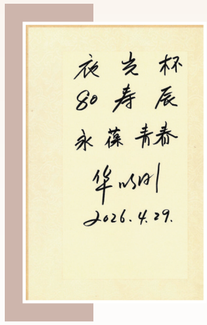
《夜光杯》这盏灯，照亮着读者，也照亮着《夜光杯》作者们的友谊和心灵。不止一次，有以往没见过面的作者拿了书稿请我写序，会冒出一句话：“叶老师，我们没见过面，不过我做过你的邻居。”见我望着他，他会笑道：“在新民晚报的《夜光杯》上，我的文章就排在你那篇旁边，老同事就对我说，你和叶辛做邻居了，难得难得。”确实，有不少《夜光杯》的读者，读多了版面上的小文，自己也拿起笔来，写起文章来，由热心的读者变成了《夜光杯》的作者。

《夜光杯》这盏灯，在读者们的心上亮了80年，愿《夜光杯》这盏灯，永远亮在读者们的心上。

生命在于脑运动

华以刚

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



大家都知道法国思想家伏尔泰200多年前说过“生命在于运动”，但是他本人没有对“生命在于运动”诠释过，我书和资料都找过，也找过专家，没有人听过他的诠释。他是大思想家、大作家、大哲学家，但他本人并没有对这句话作过解释。这个事情传到了中国之后，于是“生命在于运动”就直接用了。

以我现在的知识来看，脑干是人体最重要的部分，脑干的死亡是不可逆的，其他的死亡都是可逆的。人体的运动，脑运动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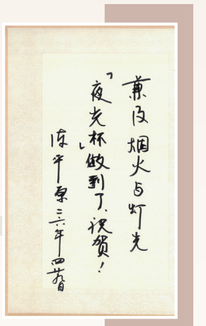
我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1994年4月3日中国体育报头版。2014年，我终于把它深入扩展成论文，写成论文后，在中国棋院杭州分院发表。

我早就在《夜光杯》上发表过文章。下围棋和写文章都是很好的脑运动。我在《夜光杯》上其他文章也讲过。今天借这个机会再一次强调我的观点，期望大家关注。

以真情实感，守护城市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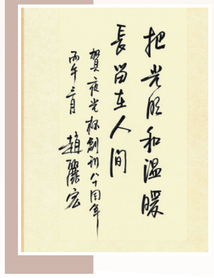
繁荣新大众文艺暨《夜光杯》创刊80周年研讨会与会嘉宾发言摘录

扫码看视频



赵丽宏

作家、诗人



阅读的来源 文学的园地

小时候新民晚报两分钱一张，我印象特别深，《夜光杯》是我小时候非常重要的阅读来源，很多重要作家的名字是在《夜光杯》上认识的，然后找他们的书。但是在我的年轻时代，《夜光杯》跟我们没有关系。1966年停刊，一直到1982年才复刊，停了16年，这16年是我们成长最重要的阶段，这时候我们看不到《夜光杯》。我在乡下插队的时候，晚上油灯下非常苦恼。写日记时，如果能看到《夜光杯》该多好，可惜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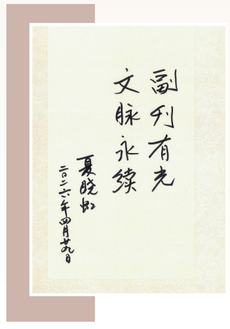
恢复高考之后，我上了大学，大学里面也看不到《夜光杯》。1982年1月1日起，终于又可以看到《夜光杯》了。《夜光杯》不是我最早发表作品的地方，但是我想我一定要给《夜光杯》投稿。新民晚报复刊不久，大概过了一两个月，我第一次投稿。很快这两首诗发出来，从此以后开启了给《夜光杯》投稿的过程。

刚才王蒙先生说他写了两百多篇，我想我的数字不在他之下，《夜光杯》是我写作投稿最多的一个报纸副刊。2007年和2008年，我开了两年专栏，写了100多篇文章，专栏叫“玉屑集”。这两年是我不断写作的两年，也是我不断学习的两年，感谢《夜光杯》给我童年最初的启蒙，它也是我成年以后发表作品的园地。

非常感谢《夜光杯》，不管这个时代怎么变化，带着油墨清香的报纸还是有人在读，还会延续下去，我也相信将来读纸质报纸会成为一种时尚，相信会有这一天。《夜光杯》万岁！

夏晓虹

河南大学特聘教授
北京大学中文系原教授
新民报老报人女儿



父亲、《夜光杯》和我

我的身份是报社老报人后代。我自己对我父亲刘岚山和新民晚报及《夜光杯》的了解也是逐步加深的。以前，虽然知道父亲曾在新民报晚刊工作过，但是比起我熟悉的长期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做诗歌散文组组长的他，我一度以为那只是父亲1949年前众多经历中的一小段。一直到2007年，父亲去世三周年，我为写《父亲与<新民报>》，读了他留下来的剪报，还有1990年前后，我母亲去社科院近代史所抄录散落在《夜光杯》上父亲的众多遗作，我才发现在新民报晚刊的三年在我父亲的创作与编辑生涯中，实在是意义重大。

那三年父亲的创作量之多，应该是相当惊人。据我父亲自述，他当时的稿件大部分在《夜光杯》发表。但是单是在《大众夜报》的副刊上，我父亲就模仿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发表了总题为《海燕之歌》的讽刺诗就有120多首。我父亲在《夜光杯》最有分量的作品是《还乡杂记》和《作家访问记》。《还乡杂记》有几十篇，总字数五六万，现在看不到全部篇目。《作家访问记》，我父亲记忆是11篇，我妈妈抄回来10篇，我现在能看到12篇。由此可知，父亲当时在《夜光杯》的职务虽然是校对，但也参与了记者的工作。由于当年《夜光杯》主编袁水拍的信任，父亲偶尔也参与编辑，特殊时期还曾代编过这份副刊。1992年回忆袁水拍的文章中，父亲曾经提到，袁水拍当时在中国银行信托部工作，下班以后才来报社编稿子，所以他嘱咐父亲，如果有字数不足，请我父亲代为补足。著名的儿童诗作家圣野先生，因此感激我父亲在他1947年创作刚刚起步的阶段发表了他的诗作，给他很大帮助。

20年前，纪念创刊60周年时，《夜光杯》发表了圣野先生写的《想起了刘岚山同志》；10年前纪念创刊70周年时，又刊出了张林岚先生的回忆《枪灯下的留守者》；现在是80周年，我作为后人亲身参加纪念活动，并写了一篇《父亲与<夜光杯>》，感到非常幸运。

最后祝贺《夜光杯》生日快乐，祝愿它永远年轻。

陈平原

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
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研究院院长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守护城市的烟火与灯光

最近一二十年，我在不少场合提及，纸媒要想跟电子媒体竞争，办好副刊最要紧。某种意义上，这是其绝地反攻的利器。新民晚报的《夜光杯》是其中的佼佼者，名气很大，且与我岳父刘岚山渊源颇深，自然格外关注。

读报或编报的人都晓得，“副刊”承担的功能，读者的设定，审美的趣味，还有文体选择，都有其特殊性。把文艺副刊编得像头版新闻或本报社论一样“坚不可摧”，那绝对不是读者的福音。对于格外注重城市生活、百姓日用以及世俗趣味的“晚报”来说，这更是性命攸关。以往还只是推论，直到为《夜光杯》写稿，才有了真切的体悟。

我有两篇一挥而就的短文，都是有感而发。写完后，毫不犹豫，就发给了《夜光杯》——事后想想，似乎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园地了。一篇是《公共厕所如何标识》（新民晚报2025年8月19日），批评当下中国公共厕所的标识越来越抽象，越来越优雅，也越来越不明确，发表后反响不错。新民晚报11月21日刊出赵竺安《一篇小文章里的格调与情怀》，引述新华网《我只想上个厕所，别考我了行不行》；一篇《我的“潮菜缘”》（新民晚报2026年1月7日），体现一个门外汉对饮食文化的关切与热爱，能为自己家乡的美食吆喝且颇有效果，我很得意。所谓百姓日用，没有比“吃喝拉撒”更重要的了，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文章也可以算作“大众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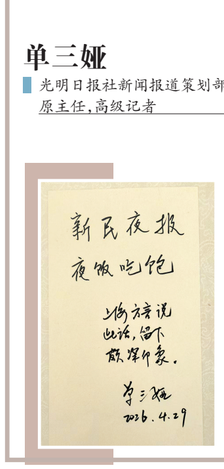
可说实话，我真正的长项是谈论大学记忆、文化建设与学者精神，那样的文章，原本深怕过分高蹈，与《夜光杯》趣味不相投，没想到编辑看后竟一口咬定：这正是他们想要的。《那些连着青春胎记的大学记忆》是我在山东画报出版社主编“我们的大学”丛书的总序，初刊新民晚报2025年9月15日；《希望看到这样三座博物馆》初刊新民晚报2025年10月14日，此文后续故事很多，以后再细说；《学问、思想、风范合一的王元化先生》是我在华东师大的专题演讲，发表在新民晚报2025年12月14日——这三篇文章，篇幅虽小，但关注的都是大问题，自认为“别具慧眼”，蕴含着我超越一时一地得失成败的重大思考，没想到《夜光杯》也能接纳。

回头想想，是我多虑了，关于城市文明的思考与表述，本就应该高低雅俗互相搭配，既体贴百姓琐细的日常生活，也关切精神文明的发展方向，如此兼及骨骼与魂魄，那城市方才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充满张力与灵性的存在。念及此，我为《夜光杯》八十周年的题词，便显得意蕴实领：“守护城市的烟火与灯光。”

看小视频绝对不如看一篇《夜光杯》文章

单三娅

光明日报社新闻报道策划部原主任，高级记者



我觉得副刊首先是一个培养人的地方，我自己的很多知识和能力，就是在报纸副刊当编辑的时候培养出来的。

编副刊，你得每天到处搜寻和审视，谁可以给这个报纸副刊写文章，他不光是作家，不光是专家，也可以是演员、围棋大师，你能够在这个位置上接触很多不同的人生，你不是书斋里的人，但你又是在做文化工作和文字工作，所以这工作特别享受。第二点，你不仅培养自己，还培养别人。报纸这个阵地是寸土寸金之地，每天大量的来稿，选什么样的能看出你的品位。

上海是一个文化重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文化人，或者影视界的重要人物，我们都约过稿子，这里面有很多交叉。这些大家对你也是一种熏陶，无形中，不管是和你的谈话，还是他们的趣味、话题、知识，你都会觉得自己非常不足，会激发一种努力学习的动力。

我们在编副刊的时候，一些重要人物的关注和提出的意见，对你也是一种鞭策。你需要不断学习，你会觉得永远做得不够。

新民晚报的《夜光杯》这么多年，几十年如一日，一代一代，才把《夜光杯》办得这么好。我相信，新民晚报应该是到了下午人们非常期待的一张报纸。我从来不悲观。我觉得，看报纸、看《夜光杯》的文章，绝对比看小视频强；小视频是长不出东西来的，而文章是能让人受到熏陶和教育的。《夜光杯》既培养了编辑，也培养了作者，是读者、作者、编辑的一个交汇之地，特别难得。

严建平

新民晚报原副总编辑

在纪念《夜光杯》创刊八十周年的时候，我觉得要特别提一提《夜光杯》和作者朋友的鱼水之情，这么多年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无私合作，夜光杯共饮此一杯，那是《夜光杯》极大的幸运和最鲜明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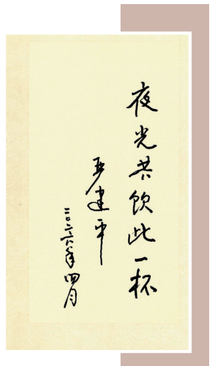
三十年前，在纪念《夜光杯》创刊五十周年的座谈会上，复刊后首任《夜光杯》主编沈毓刚先生激动地说：“今天可以告诉大家，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三十年后的今天，在我接近沈先生当年的年纪时，我有了很强烈的共鸣。

关心青年、爱护青年、培养青年，这是晚报和《夜光杯》的传统。当年老社长赵超构先生就非常关心副刊部的青年编辑，他到报社来，除了社长室，来得最多的是副刊部。还曾亲自参加副刊部的部务会。有两件事我印象很深：一件是我们登了汪国真的散文诗，赵超老一开始不太赞成，后来我们告诉他青年人很喜欢。他听后说，既然青年人喜欢，你们就登吧。第二件事是他晚年开始写一些国际题材的杂文，他到副刊部听听我们的意见。他说外交无小事，所以下笔要谨慎。

那时每当新年来临，报社总要团聚一下，赵超老每次都关照，要和副刊部青年人坐在一起。他患病住院前，还带信给我们，说要请我们一起喝喝茶。他让吴承惠先生转告我，《夜光杯》继承传统他不太担心，但开拓创新，还希望我们能努力。

最后，我想借用赵超老的一段话，来表达我对新一代《夜光杯》人的祝福。赵超老说，报纸的竞赛，说到底是人才的竞赛。复刊以来我们最足以自慰的，是涌现了一支富有青春活力的新队伍，担当了报纸第一线的战斗。我作为本报的老兵，应当充满激情，为这支队伍祝福，满怀信心地瞻望我们报纸的远大前程。

作者与编辑情如鱼水



陈村

作家

家人感就是《夜光杯》的风格

我跟《新民晚报》有很长的关系，一是这个报纸很亲切；二是我跟这些编辑有种家人感，不管以前的还是现在的，都挺好的。

今天看到我们老前辈王蒙先生，很有成就的人，还有我的同辈，华以刚老师，我小时候学过围棋，我前两天看到他接受采访。还有常昊，他居然屈尊跟我下了一盘棋，我觉得真是挺好的。在这里真的有种家人感，我觉得这也是新民晚报的风格。《夜光杯》，希望它长命百岁。